

(清) 毕沅 著

续资治通鉴

大眾文藝出版社

续资治通鉴

毕沅 著

第 二 册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8.3

第二册目录

卷第四十三	宋纪四十三	1
卷第四十四	宋纪四十四	16
卷第四十五	宋纪四十五	29
卷第四十六	宋纪四十六	43
卷第四十七	宋纪四十七	57
卷第四十八	宋纪四十八	75
卷第四十九	宋纪四十九	87
卷第五十	宋纪五十	101
卷第五十一	宋纪五十一	118
卷第五十二	宋纪五十二	131
卷第五十三	宋纪五十三	145
卷第五十四	宋纪五十四	159
卷第五十五	宋纪五十五	173
卷第五十六	宋纪五十六	190
卷第五十七	宋纪五十七	204
卷第五十八	宋纪五十八	217
卷第五十九	宋纪五十九	230
卷第六十	宋纪六十	245
卷第六十一	宋纪六十一	259
卷第六十二	宋纪六十二	275
卷第六十三	宋纪六十三	290
卷第六十四	宋纪六十四	307
卷第六十五	宋纪六十五	323
卷第六十六	宋纪六十六	340
卷第六十七	宋纪六十七	358
卷第六十八	宋纪六十八	379
卷第六十九	宋纪六十九	397
卷第七十	宋纪七十	413

卷第七十一	宋纪七十一·····	426
卷第七十二	宋纪七十二·····	443
卷第七十三	宋纪七十三·····	460
卷第七十四	宋纪七十四·····	470
卷第七十五	宋纪七十五·····	483
卷第七十六	宋纪七十六·····	495
卷第七十七	宋纪七十七·····	511
卷第七十八	宋纪七十八·····	527
卷第七十九	宋纪七十九·····	544
卷 第 八 十	宋纪八十·····	561

续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三

宋纪四十三 起重光大荒落正月，尽十二月，凡一年。

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 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

庆历元年辽重熙十年 春，正月，辛亥朔，御大庆殿受朝。

丁巳，以太子中舍寿光任颢为三司句当公事。

朝廷既用韩琦等所画攻策，先戒师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正
月内起兵，军马粮草，动逾万计，入险阻之地，塞外雨雪大寒，暴
露僵仆，使贼乘之，所伤必众。今鄜延路城垒、兵甲、粮草、士
马攻守之计已有次第，不患贼之先至，请俟春暖出师。贼马瘦人
饥，其势易制，又可扰其耕种，纵无大获，亦不至有它虞。”又言：
“顷已下敕招携蕃族首领，臣亦遣人探问其情，欲通朝廷柔远之意。
使其不僭中国之号而修时贡之礼，亦可俯从。今鄜延是旧日进贡
之路，愿朝廷存此一路，令诸将勒兵严备，贼至则击。乘讨伐未
行，容臣示以恩意，岁时之间，或可招纳。不然，臣恐隔绝情意，
偃兵无期。若用臣策，岁月无效，然后徐图举兵，先取绥、宥，据
其要害，屯兵营田，为持久之计。如此，则茶山、横山一带蕃、汉
人户，惧汉兵威，可以招降。或即奔窜，亦是去西贼之一臂。拓
疆制寇，无轻举之失也。”戊午，诏从仲淹所请。仲淹又言：“鄜
延路入界，比诸路最远，宜先修复城寨，请以二月半合兵万人，自
永平寨进筑承平寨，俟承平寨毕功，又择利进筑，因以牵制元昊
东界军马，使不得并力西御环庆、泾原之师，亦与俱出三路无异。”
朝廷虽许仲淹存鄜延一路示招纳意，仍诏仲淹与夏竦、韩琦等同
谋，可以应机乘便，即不拘早晚出师。仲淹前后凡六奏，卒城承
平等十二寨，蕃、汉之民相踵复业。

又言：“关中民苦远输，请建鄜州之鄜城县为军，以河中、同、华中下户税租就输之，春夏徙边兵就食，可省余价什之三，它所减不与。”诏名其军曰康定。

己未，加嘉勒斯賚河西节度使。

壬申，诏：“岁以春分祀高谋，遣两制官摄事。”

是月，元昊使人于泾原乞和，又遣高延德诣延州与范仲淹约。仲淹既见延德，察天昊未肯顺事，且无表章，不敢闻于朝廷，乃自为书谕以逆顺，遣监押韩周同延德还抵元昊。其书曰：

“曩者景德初，两河休兵，中外上言，以灵、夏数州本为内地，请移河朔之兵，合关中之力，以图收复；我真宗皇帝文德柔远，而先大王情向朝廷，心如金石，言西陲者一切不行，待先大王以骨肉之亲，命为同姓，全付夏土，旌旗车服，贵极王公。是我真宗皇帝有天地之造于尔也！自此朝贡之臣，不绝于道，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养生送死，令终天年，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忠顺之功也。

自先大王薨，今皇帝遣使厚吊赠之礼，听大玉嗣守其国，爵命隆重，一如先大王。大王以青春袭爵，违先君之誓书，遂僭位号，遣人归纳旌节；中外惊愤，请收行人，戮于都市。皇帝念先帝本意，故夏王忠顺之功，不忍一朝骤绝，含容不杀。省初念终，天子何负大王哉！

“传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语，皆从本国之俗，何独名称与天子侔？大王建议之初，必谓边城无备，士心不齐，驱马而来，所向可下。今奔冲边地，频年于兹，汉之兵民有血战而死者，无一城一将愿归大王者，与初望无乃异乎？

“大王果以爱民为意，言当时之举，徒由众请，以此谢罪，天子必当复王爵，承先大王保国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称大王之贤，一也。如众多之请，终不获辞，前所谓汉、唐单于、可汗之称，于本国语言为便，亦不失其贵，二也。但臣贡上国，存中外之体，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人复康泰，三也。又，大王之国，府用或阙，朝廷每岁必有厚赐，为大王助，四也。又，前来入贡之臣，止称蕃校，以避爵命。按唐方国之礼，常遣宾佐入贡于朝，则不必用蕃校之名。又，唐诸蕃所建官名，未尝与中国相杂，使

其持礼而来，则无嫌矣，其有功有德者必可受朝廷之命，五也。时者边臣上言，乞以官爵金帛招致蕃部首领，仲淹亦一面请罢，惟大王告谕首领，不须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则太平之乐，遐迩同之，六也。国家以四海之广，岂无遗才？在大王之国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大王，惟同心向顺，自不失其富贵，而宗族之人必更优恤，七也。又，马牛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有无交易，各获其所，八也。大王听之，则上下同其美利，边民之患息矣。况宗庙有先大王誓书在，诸路之兵，非无名而举。钟鼓之伐，以时以年，大王之国，将如之何？它日虽请于朝廷，恐有噬脐之悔，惟大王择焉！”

二月，辛巳，夏竦言：“昨韩琦、尹洙赴阙，与两府大臣议用攻策，由泾原、鄜延两路进讨，降下出师月日。今范仲淹所议未同，臣寻令尹洙往延州与仲淹再议，而固执前奏，未肯出师。近闻贼聚兵一路以敌王师，若两路协力，分犂要害，尚虑诸将晚进，士卒骄怯，未能大挫其锋。若止令泾原一路进兵，鄜延却以牵制为名，盘旋境上，委泾原之师以尝聚寇，正堕贼计。又，贼遣蕃官骨拔等，相约二十八日设誓归顺朝廷。若非惧见进讨，即欲暂款汉兵，大为奔突之计。乞早差近上臣僚监督鄜延一路进兵，同人贼界，免致落贼奸便。”诏以竦奏示仲淹。

甲申，辽北枢密院言：“南、北二大王府泊诸部节度、侍卫、祗候郎君皆出族帐，既免与民戍边，其祗候事，请亦得以部曲代行。”辽主从之。

先是朝廷欲发泾原、鄜延两路兵讨贼，议未决，诏环庆副部署任福乘驿诣泾原计事。会韩琦行边，趋泾州，而谋者言元昊谋寇渭州。己丑，琦亟趋镇戎军，尽出其兵，又募敢勇凡万八千人，使福将以击贼。泾原驻泊都监桑怿为先锋，钤辖朱观、泾原都监武英继之，行营都监王珪、参军事耿傅皆从。琦面授福等方略，以诸寨相距仅四十里，道近且易，刍粮足供，度势未可战则据险设伏，待其归然后邀击之。福等就道，琦亲至城外重戒之。翼日，福自新壕外分轻骑数千趋怀远城、捺龙川，遇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常鼎、同巡检内侍刘肃，与贼战于张家堡南，斩首数百。贼弃马羊橐驼佯北，怿引骑趋之，福亦分兵自将踵其后。薄暮，福、怿合军屯好水川，朱观、武英为一军屯龙落川，隔山相距五里，约明

日会兵，不使贼得逸去。逻者传贼兵少，故福等轻之。路益远，刍粮不继，人马已乏食三日。

福等不知贼之诱也，悉力奔逐。癸巳，至龙竿城北，遇贼大军循川行，出六盘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结阵以抗官军。诸将乃知堕贼计，势不可留，因前接战。恠驰犯其锋，福阵未成列，贼纵铁骑冲突，自辰至午，阵动，众傅山，欲据胜地，贼发伏自山背下击，士卒多堕崖堑相覆压，恠、肃战死。贼分兵数千断官军后，福力战，身被十馀矢。小校劝福自免，福曰：“吾为大将，军败，以死报国耳！”挥四刃铁简，挺身决斗，枪中颊，绝喉而死。福子怀亮亦死之。

先是琦命渭州都监赵津将瓦亭骑兵二千二百为军断后，是日，与观、英会兵于姚家川。福既死，贼并兵攻观、英等。战既合，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来，阵于观军西，屡出略阵，阵坚不可破。英重伤，不能视军，自午至申，贼兵益至，东偏步兵先溃，众遂大奔，英、津、珪、傅皆死之。惟观以馀众千馀人保民垣，四向纵射，会暮夜，贼引去。泾原部署王仲宝亦以兵来援，与观俱还民垣，距福败处才〔五〕里许，然不相闻也。

始，珪进战，击杀数百人，铁鞭至挠曲，手掌破裂，犹奋自若，马三中箭，三易马，最后得其下马，左右驰击，又杀数十人，飞矢中其目，遂死。英知必败，劝傅避去，傅不答。英叹曰：“君文吏，无军责，奈何与英俱死？”观亦戒傅少避贼锋，而傅愈前不顾，身被数枪，乃殒。前一夕，傅在观营，夜，作书遗福，以其日小胜，前与贼大军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写题观名以致福军中。傅死后，或言福之败由傅督战太急，福等既违节度，虽死不足与。既而福随军孔目吏彭忠得傅戒福书，具白琦，琦即奏之。尹洙为作《悯忠》、《辨诬》二篇。英，太原人。傅，河南人。

方元昊倾国人寇，福所统士卒，皆非素所抚循，既又分出趋利，故至甚败。奏至，帝深悼焉。丁酉，赠任福为武胜军节度使兼侍中，王珪、赵津、武英、桑恠等并赠官，各追封其母、妻及甄录子孙有差。

戊戌，夏人再寇刘璠堡。

己亥，皇子忠正节度使寿国公昕薨，赠太师、中书令、豫王，谥悼穆。

始，朝廷既从攻策，经略安抚判官尹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与范仲淹谋出兵。越三日，仲淹徐言已得旨，听兵勿出。洙留延州几两旬，仲淹坚持不可。辛丑，洙还至庆州，乃知任福等败绩，贼侵刘璠堡未退，因遣权环庆路都监刘政将锐卒数千往援；未至，贼引去。夏竦等劾奏洙擅发兵，降通判濠州。

诏：“京东、西等九路增募乡兵，置宣毅军，大州两指挥，小州一指挥，为就粮禁军，合十万余人。”用富弼之言也。著作佐郎张方平言其非便，再疏，不报。

三月，辛亥，降知镇戎军、崇仪使朱观为供备库使。时韩琦奏好水之役，观虽力战拒贼，官军死伤者亦多，请降官留任，以责后效也。

任福等既败，朝议因欲悉罢诸路行营之号，明示招纳，使贼骄怠，仍密收兵深入讨击。诏范仲淹体量士气勇怯，如不至畏懦，即可驱策前去，乘机立功。仲淹言：“任福勇于战斗，贼退便追，不依韩琦指踪，因致陷败。此皆边上有名之将，尚不能料贼。今之所选，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祸未可量。以臣所见，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南安等处三两废寨，安存熟户并弓箭手以固藩篱，俯彼巢穴。它日贼大至则守，小至则击，有间则攻，方可就近以扰之，出奇以讨之耳。”于是行营之号卒不罢，兵亦不复出。

元昊始僭，兵未动也，朝廷即欲讨之。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张方平上言：“国家自景德以来，将不知兵，士不知战，骤用之必有丧师蹙将之忧；当含垢匿瑕，顺适其意。虽元昊终于必叛，而兵出无名，吏士不直其上，难以决胜。小国用兵三年，不见胜负，不折则破，我以全力制其后，必胜之道也。”方平所议，盖与吴育同，而议者皆不谓然。

兵既交，天下骚动，方平又献平戎十策，大略请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东，示以形势。贼入寇必自延、渭，而兴州巢穴之守虚，我师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谓攻其所必救，形格势禁之道也。宰相吕夷简见之，谓参知政事宋绶曰：“大科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于是召对，除直集贤院，寻迁太常丞，知谏院。

是月，诏止郡国举人，勿以边机为名，希求恩泽。

夏，四月，辛巳，降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枢密直学士、起居舍人韩琦为右司谏，知秦州。任福军败，琦即上章自劾。谏官孙

沔等请削琦官三五资，仍居旧职，俾立后效。会夏竦奏琦尝以檄戒福见利轻进，帝知罪不专在琦，手诏慰抚之，及是乃夺琦使权。

癸未，降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范仲淹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始，韩周等持仲淹书入西界，逆者礼意殊善。行既两日，闻山外诸将败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馀日。元昊俾其亲信野利旺荣为书报仲淹，别遣使与周俱还，且言不敢以闻乌珠，书辞益慢。仲淹对使者焚其书，而潜录副本以闻；书凡二十六纸，其不可以闻者二十纸，仲淹悉焚之，馀又略加删改。书既达，大臣皆谓仲淹不当辄与元昊通书，又不当辄焚其报。吕夷简诘周不禀朝命，擅入西界。周言经略专杀生，不敢不从。坐削官，监道州税。宋庠因言仲淹可斩，杜衍曰：“仲淹本志欲招纳叛羌耳，何可深罪！”夷简亦徐助衍言，知谏院孙沔又上书为仲淹辨。帝悟，乃薄其责。

甲申，以资政殿学士陈执中为同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缘边招讨等使，知永兴军。仍诏夏竦判永兴军如故，而徙秦凤副都部署、知秦州曹瑛以副之。瑛在秦州，前后凡四年，刘平、石元孙之败，关辅震恐，瑛请籍民为义军以张兵势，于是料简乡弓手数万人。贼寇山外，还天都，劫仪、秦属户，瑛发骑士设伏以待之。贼遂引去。瑛欲诱吐蕃掎角图贼，得西州旧贾，使谕意。而沙州镇国王子遣使奉书曰：“我本唐甥，天子实吾舅也。自党项破甘、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为朝廷击贼。”帝善瑛策，故使副执中。

乙巳，下德音，降陕西囚死罪一等，流以下释之。特支军士缗钱，赈抚边民被钞略者亲属。

丙午，以陈州布衣郭京为大理评事、陕西都部署司参谋军事。京少任侠，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谅数荐之，帝召见，特命以官。建州布衣徐复赐号冲晦处士。

复学《易》，通流衍卦气法，又精明乐理。胡瑗作钟磬，大变古法，复笑曰：“圣人寓器以声，今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可用乎！”后瑗制作皆不效。范仲淹过润州，见复，问曰：“今以衍卦占之，边境无变异乎？”复言：“西方当用兵。”推其日月，后无少差。

于是与郭京俱召见，帝问天时人事，复对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当小过也。刚失位而不中，其在强君德乎！”帝又问：“变故与前世何若？”复对曰：“如唐德宗居奉

天时。”帝惊曰：“何至此？”复曰：“虽然，陛下无深虑也。德宗性忌刻，好功利，欲以兵服天下，其德与凶运会，故奔走失国，仅乃能免。陛下恭俭仁恕，西羌之变，起自元昊，不得已而应之，时与德宗同而德与之异，卦气虽不得，无它也，不久定矣。”帝称善。命为大理评事，以疾辞，乃赐处士号。

是月，辽罢修鸭绿江浮梁及汉兵屯戍之役。又以东京留守萧萨巴言，弛东京击鞠之禁。

五月，戊午，以右班殿直赵珣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都监。珣初随其父振在西边，访得五路徼外山川邑居道里利害，作《聚米图经》五卷。韩琦言于帝，诏取其书，并召珣。至，又上《五阵图》、《兵事》十余篇。帝给步骑，使按阵，既成，临观之。于是陈执中荐珣为沿边巡检使。吕夷简、宋庠共奏：“用兵以来，策士之言以万数，无如珣者。”即擢任之。

珣自以年少新进，未有功，辞都监，受兵万人，赐御铠仗，令自择偏裨参佐，居泾原，兼治笼竿城。麻毡常留百余帐，处近塞为暴，珣白府，引兵三万，自静边历〔揀〕〔揆〕吴抵木宁击贼，俘获数千计。静边将刘沪殿后，为贼所掩，珣登阪望见，纵骑数百，复又拔沪之众以出，士皆叹服。辖戡居龕谷无所属，珣与书招之，遣以绵绵，〔辖〕〔辖〕戡听命。

左正言孙洙奏：“南郊并逐年圣节，凡文资并许奏荫子孙弟侄，略无定数。若皇亲、后族，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将国家有数之品名，给人臣无厌之私惠，俾之从政，徒以害民。欲乞今后约束人数，定其久制，以为万世法。”洙累奏皆与大臣牾，又荐田况、欧阳修、张方平、曾公亮、蔡襄、王素可任谏官自代。甲子，洙罢为工部员外郎、提点两浙路刑狱。

出内藏库缗钱一百万，助三司给陕西军费。

乙丑，追封皇长子为褒王，赐名昉。

辛未，参知政事宋庠、枢密副使郑戢并罢，庠守本官，知扬州，戢加资政殿学士，知杭州。先是吕夷简当国，同列不敢预事，独庠数与争论，夷简不悦。帝顾庠颇厚，夷简忌甚，求所以倾庠，未得。及议范仲淹通书元昊事，夷简从容谓庠曰：“人臣无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简诚深罪仲淹也，遽请斩仲淹。已而夷简以杜衍之言为是，庠遂仓皇失措。论者皆咎庠，不知为夷简所卖。

也。于是用朋党事，与戡俱罢。

以翰林学士王举正参知政事。既入谢，帝曰：“卿恬于进取，未尝干朝廷以私，故不次用卿。”以知益州任中师、知河南府任布并为枢密副使。

诏夏竦屯鄜州，徙陈执中知泾州。时两人议边事不合，故分任之。

壬申，徙知耀州范仲淹知庆州兼管句环庆路部署司事。

初，元昊反，阴诱属羌为助。环庆酋长六百人与为乡导，后虽首露，犹怀去就。仲淹至部，即奏行边，以诏书犒赏诸羌，阅其人马，立条约：“仇已和断，辄私报之，及伤人者，罚羊百，马二，已杀者斩。负债争讼，听告官为理；辄质缚平人者，罚羊五十，马一。贼大人，老幼入保本寨，官为给食。”诸羌受命，悦服，自是始为汉用。

金署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上兵策十四事，帝嘉纳之。

六月，壬辰，诏陕西诸路部署司：“自今西贼犯塞，方得出兵掩击诸族以牵其势，自馀毋得擅行侵掠。”用田况言也。

王尧臣建言：“泾原路熟户万四百七十馀帐，曹玮帅本路，威令明著，常用之平西羌。其后也备稍懈，守将惟务姑息，浸成骄黠。自元昊反，镇戎军及渭州山外，皆被侵扰，近界熟户，亦遭杀虏。蕃族之情，最重酬赛，因此衅隙激怒之，可复得其用。请遣人募首领愿效用者，籍姓名并士马之数。及千人，听自推其有谋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检之名，使将领出境。破荡生户，所获财畜，官勿检覆，得首级及伤者，始以物赏，仍依本族职名补选及增俸钱。”诏如所请。

癸卯，命翰林学士王尧臣、聂冠卿、知制诰郭稹看定三馆、祕阁书籍。

丙午，知并州杨偕献《龙虎八阵图》及所制军器，帝阅于崇政殿，降诏奖谕。其后言者以为器重大，缓急难用云。

秋，七月，己酉，帝谓辅臣曰：“鄜延都钤辖张亢与本路部署许怀德不能同心协谋，何由了边事？宜令都部署司戒谕。若故为此以求内徙，当悉夺官，安置极边。”

已而亢疏言其所疑者十事，大略谓：“将不知兵，未闻深究致败之由而处置之，虽徒益兵马，亦未见必胜之理。又，贼至一处，

诸路援兵各逾十程，千里远斗，岂能施勇！如贼已退，乃是空劳，异时更寇别路，必又如此，是不战而自敝也。夏竦、陈执中皆朝廷大臣，凡有边事，当付之不疑。今但主文书，守诏令，每有宣命，则翻录行下，如诸处申禀，则令候朝廷指挥。如此，则何必以大臣主事乎？乞暂许臣赴阙面陈利害。如以臣言狂妄不可用，则乞重行降黜。”不报。

壬戌，置万胜军二十指挥。

辽诏：“诸职官私取官物者以正盗论，诸敢以先朝已断事相告言者罪之。诸帐郎君等于禁地射鹿，决三百，不征偿；小将军决二百以下，及百姓犯者罪同郎君论。”

甲子，诏：“将来南郊，群臣毋得请加上尊号。”

乙亥，中书、枢密院言：“陕西沿边蕃部归降者，多在蕃官帐下，请令部署司察其向背者，徙家内地，给闲田以处之。”奏可。亦从田况议也。

是月，元昊寇麟、府二州，折继闵败之。八月，戊寅，诏鄜延部署许怀德等以兵万人援麟、府。

甲申，河北置场括市战马，缘边七州军免括。

丁亥，诏：“南郊礼近，中外毋得以皇子生复有贡献。”

罢天下举人纳公卷。初，权知开封府贾昌朝言：“自唐以来，礼部采名誉，观素业，故预投公卷。今有弥封、誊录，一切考诸试篇，则公卷为可罢。”诏从之。

戊子，命集贤校理曾公亮、直史馆梁适考试锁厅举人。举人有试官亲戚者，并互送别差官试。锁厅举人自此始。

麟州言：“元昊破宁远砦，砦主、侍禁王世宣、兵马监押、殿直王显死之，焚仓库楼橹皆尽。复领兵攻府州，州城险且坚，东南各有水门，崖壁峭绝，下临大河，贼缘崖腹微径鱼贯而前，城上矢石乱下，贼死伤殆尽。转攻城北，士卒复力战，伤者千余人，贼乃引退，纵兵四掠，又复围丰州。”

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为城，最为险固。初，河东转运使文洎以麟州饷道回远，军食不足，欲案唐张说出兵故道，复通河关，未及就而卒。及洎子彦博为河东转运副使，遂通道银城，而州有积粟可守。城中素乏水，围既久，士卒渴乏。或劝知州苗继宣取污沟之泥以饰埤，元昊仰视曰：“谍谓我无庸战，不三日，汉

人当渴死。今尚有馀以污堞，给我也！”斩之城下，解围去。

知谏院张方平言：“臣承乏谏省，及今未五十日，凡内臣、外戚、医官之类，迁转者且二十人，大则防、团、刺史，小则近职要司。伏以边陲用兵，将士上功于朝，未尝有特恩殊命及之者。今近戚坐受恩宠，方技杂类，恩泽过当，宜为条约禁止。”诏并依前降指挥，常切遵守。

乙未，元昊陷丰州，知州王馥庆、权兵马监押孙吉、指使侯秀死之。始，王沿在并州，建议乞徙丰州，不报。不逾岁，州果陷。

知谏院张方平言：“夏竦为陕西招讨等使，四路军政实节制之，师惟不出，出则丧败，寇惟不来，来必得志，坐玩寇敌，蹙国损威。乞还竦旧官，与之一郡，遂其自全之计。”

九月，戊申，诏：“锁厅举人，自今文臣许应三举、武臣两举。”

庚戌，以鄜延都钤辖张亢为并代〔都〕钤辖，管句麟、府军马公事，代康德舆也。

时元昊已破丰州，引兵屯琉璃堡，纵骑钞麟、府间。二州闭壁不出，民乏水饮，黄金一两易水一杯。亢单骑扣府州城，门关不启。亢曰：“我新军马也。”出所受敕示城上。既入，即开门，纵民采薪刍，汲涧谷。然贼骑犹时出钞掠汉田。亢以州东焦山有石炭穴，为筑东胜堡；下城旁有蔬畦，为筑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为筑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获于外，腰镰与持兵卫送者均其得。

时禁兵败北无斗志，乃募役兵，夜潜隘道，邀击贼游骑，比明，或持首级来献，亢犒劳之，衣以锦袍。禁兵始惭奋曰：“我顾不若彼乎！”又纵使饮博，士窘乏幸利，皆愿一战。亢知可用，始谋击琉璃堡。使谍伏贼寨旁草中，见老羝方炙羊脾占吉凶，惊曰：“明日当有急兵，且趋避之。”皆笑曰：“汉儿方藏头膝间，何敢至此！”亢知无备，夜引兵袭击，大破之，斩首二百馀级，贼弃堡遁去。乃筑宣威寨于步驼沟，捍寇路。

以鄜延都监王信为本路钤辖兼两路都巡检使。信初为鄜延都监，始至之夕，贼众号数万，傅城，军吏气慑，不知所为。信领劲兵二千，夜出南门，与贼战，不利，失其前锋，因案军不动；迟明，潜上东山，整军乘势而下，击走之，追袭，大获而还。葛怀

敏败，信又出兵拒贼，俘斩甚众。

戊午，杖杀中书守当官周卡于都市，坐于内降度僧敕内伪益童行三十四人也。

事既觉，开封府止按余人而不问堂吏。知制诰富弼，时纠察刑狱，白执政，请以吏付开封，执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无为近名！”弼正色曰：“必得吏乃止！”执政滋不悦。

初，刘从德之妻遂国夫人者，尝出入内廷，或云得幸于帝，后获谴，夺封，罢朝谒，久之，出入如故。谏官张方平再以疏论列，皆留中。既而有诏复封遂国，弼缴还词头，封命遂寝。唐制，惟给事中得封还诏书；中书舍人缴还词头，盖自弼始也。

庚申，辽太后射获熊，辽主进酒为寿。未几，辽主猎于马孟山，以草木蒙密，恐猎者误射伤人，命耶律迪古各书姓名于矢以志之，复以石硬塞太保郭三避虎不射，免其官。

辛酉，知秦州韩琦，复为起居舍人；知庆州范仲淹，复为户部郎中。仲淹上疏曰：“国家长久之策，莫若于鄜、庆、渭三州各更益兵三万人，拔用有勇略将帅三员，统领训练，预先分定部曲，远设斥候，于春秋西贼举动之时，先据要害，贼来则会驻扎之兵，观利整阵，并力击之。又于西贼未经点集之际，出三州已整之兵，浅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种落，或更筑垒拓地，广招强人，别立经制，以助正军，属户有助贼者，即会兵密行破荡。诸族见此事势，自然无去就之义，渐可驱使。既不能为乱，则可以严青盐粟帛之禁，勿使与贼交通。朝廷节俭省费，倾内帑三分之一分助边用，以金帛赐逐路帅臣，使行间觇贼，则动静先知，遇盛暑，则那次边就食粮草。如此，则二三年间，贼力渐屈，平定有期矣。”

先是屯田员外郎河内张旨通判府州，州依山无外城，旨将筑之，州将曰：“吾州据险，敌必不来。”旨不听。城垂就，寇大至，乃联巨木补其罅，守以强弩。州无井，贼断河饮水，旨夜开门击贼，少却，以官军壁两旁，使民出汲。复以渠泥覆草积，督居民乘城力战。贼死伤者众，遂解去。壬申，迁旨都官员外郎。

（鄜）〔麟〕州都监王凯，全斌曾孙也，数破贼有功。贼围麟州，乘城拒斗，昼夜三十一日，始解去。累迁麟府路沿边都巡检使。与同巡检府谷张崑护粮道于青眉浪，贼大至，与崑相失，乃分兵出其后夹击之，复与崑合，斩首六十五级。又入兔毛川，遇

贼众三万，凯以兵六千陷围，流矢中面，斗不解。至暮，贼溃，又斩首百八十六级，自蹂践死者以（数千）〔千数〕。迁南作坊副使。

癸酉，降并代副部署王元、钤辖康德舆、杨怀志等官。先是贼围府州，德舆等案兵不出战，但移文转运副使文彦博，籍民犂运，至境以俟，德舆终不敢出。及丰州陷，才出屯州城外数里，三日而还。居民望见，以为寇复至，皆弃其所资，入保城郭。彦博以其事闻，故责及之，然止坐不出战，其它则朝廷不悉闻也。

冬，十月，戊寅，修河北诸州城，凡二十二州，以备辽也。

知并州杨偕言：“丰州宁远寨已为贼所破。惟麟州孤垒，距府州百四十里，远在绝塞。虽宁远界二州之间，可以为策应兵马宿屯之地，然其中无水泉可守，若议修复，徒费国用。今请建新麟州于岚州合河津黄河东岸裴家山，其地四面绝险，有水泉。”且曰：“灵、夏二州，皆汉古郡，一旦弃之，麟州复何足惜！”帝谓辅臣曰：“麟州，古郡也，咸平中尝经寇兵攻围，非不可守。今遽欲弃之，是将退而以黄河为界也。其谕偕速修复宁远寨，以援麟州。”

丙戌，辽命东京留守萧孝忠察官吏有廉干清强者，具以名闻。

庚寅，辽以女真太师达雅尔为哈斯罕都大王。

辛卯，辽皇子和啰噶生，辽主第二子也。北府宰相驸马萧萨巴迎辽主幸其第饮宴，辽主命卫士与汉人角觝为乐。壬辰，复饮太后殿。以皇子生，肆赦。是夕，复引公主、驸马及内族大臣入寝殿剧饮。

辽主好微行，数变服入酒肆、佛寺、道观。王纲、姚景熙、冯立等皆因遇于微行，后至显官，枢密使马保忠尝言臣下无勋劳，宜以序进，辽主哂然曰：“君不得专邪？”

甲午，徙夏竦判河中府，知永兴军陈执中知陕州。竦任西事，依违顾避，久之无功，又与执中论议多不合，皆上表乞解兵柄。而谏官张方平亦请罢竦统帅，执中又言：“兵尚神密，千里禀命，非所以制胜，宜属四路各保疆圉。”与方平议论略同。朝廷是之，于是两人俱罢。

始分陕西为四路，以管句秦凤路部署司事兼知秦州韩琦、管句泾原路部署司事兼知渭州王沿、管句环庆路部署司事兼知庆州范仲淹、管句鄜延路部署司事兼知延州庞籍，并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

辽主如中京。

丙申，诏：“三司副使自今遭丧者，并如两制例起复。”时盐铁副使张锡丁母忧，而三司使姚仲孙请特起复之，遂为故事。

己亥，罢诸路铜符、木契。

辛丑，诏令逐路都部署司经置营田，以助边费。

壬寅，知谏院张方平疏言：“臣尝就西边来者询贼中事，多云元昊为寇三年，虽连陷城寨，未能有我尺寸之地，而绝其俸赐，禁诸关市，今贼中尺布可直钱数百，以此揣贼情安得不困！然业与大国为仇，讵有悔心，势未能自通诚款；朝廷虽欲招来，而非时无名，事亦难举。今因南郊大礼，宜推旷恩，以示绥怀之意，或特降一诏，或著之赦文，或择边臣有名望者单使以谕上旨，足彰朝廷德义之厚，而无损威重之体。且贼于其种落自尊大久矣，向者求请，但欲自称乌珠之号，当国者患害不深，吝此虚名，遂成实祸。陛下若徇其前请，加以岁赐，使天下知陛下深识远虑，为生灵计。”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书。

十一月，丁未朔，以西方馆使高继宣知并州兼河东路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代杨偕也。

偕尝列六事于朝：一，罢中人预军事；二，徙麟州；三，以便宜从事；四，黜冗帅；五，募武士；六，专补授。且曰：“能用臣言则受命，不然则已。”朝廷难之，偕累奏不止，乃罢知邢州。

诏江、饶、池三州铸钱，兼铸小铁钱三百万缗，以备陕西军务。

壬子，置泾原路强壮、弓箭手。

丙辰，以京城谷贵，发廩粟一百万斛，减价出粜以济贫民。

诏延州：“若元昊专遣人投进表章，即且拘留之，先具事宜以闻。若令伪官持私书，知州须候朝廷处分，然后报之。”始用张方平议也。

回鹘遣使贡于辽。

甲子，朝享景灵宫。乙丑，飨太庙、奉慈庙。丙寅，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蠲陕西来年夏租十之二，麟、府今年夏秋租及来年夏租，保安军今年秋租尽蠲之。

诏：“元昊背惠以来，屡求归附；然其欲缓我师，专为谖诈，是以拒而弗受。况河西士民素被王化，朕为之父母，岂不闵伤！自